

外军纵览

俄胜利日阅兵的『前世今生』

胜利日阅兵已不只是俄凝聚民族精神的平台,也成为其重新划分『朋友圈』的试金石,乃至捍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角力场

海镜

4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无论如何都将隆重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5月9日将举行空中阅兵。此前,俄罗斯曾宣布,因新冠疫情疫情影响,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以及俄其他城市的阅兵式都将推迟。

无论是此前推迟阅兵的艰难决定,还是此次坚持举行空中阅兵,都折射出胜利日阅兵的重要意义。无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如今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都承载着俄罗斯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苏联军民在战胜法西斯过程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坚韧意志和英勇牺牲精神,已成为俄罗斯人民心中永恒的精神丰碑。

隆重庆祝胜利日的传统源自苏联时期。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5月9日确定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鉴于当时苏军主力仍在欧洲前线,在做了一个半月准备之后,庆祝胜利的阅兵式才于6月24日在红场隆重举行。苏联红军把缴获的200余面纳粹军旗置于列宁墓前,一展赫赫军威,将阅兵式推向高潮。

二战结束后,因忙于国家重建,加之红场上每年保持着“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两次纪念日阅兵,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举行胜利日阅兵。直到1965年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苏联官方才正式确定,以胜利日阅兵取代“五一”国际劳动节阅兵。“胜利旗”(插上法西斯德国国会大厦的苏军第150师军旗)引导滚滚钢铁洪流的胜利日阅兵,从此成为固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90年。

苏联解体后,考虑到胜利日阅兵有助于俄罗斯重新凝聚民族精神、推动国家复兴,俄国家杜马于1995年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通过有关永久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的法令,规定每年5月9日为全民性节日,全国放假。每年的这一天举行阅兵式的传统,也由此固定下来。

这一年,刚恢复的胜利日阅兵并未展示任何重型装备,还特意分成两部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卫国战争老兵纪念游行,以及在莫斯科俯首山胜利广场举行的俄军现役官兵阅兵式。因抵制车臣战争,西方各国政要只参加了前一场活动。由于当时俄罗斯一直试图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直到2007年,俄胜利日阅兵式上都尽量淡化“火药味”,只安排徒步方队参加,以免触动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

2008年是转折之年。面对北约无节制东扩和独联体国家接踵爆发“颜色革命”的现实,国力回升的俄罗斯在这年的胜利日阅兵上回归了“重型装备上红场”的传统,也向西方发出了“以斗争促缓和”的信号。

这一举措也收到了一定成效。2010年是俄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俄罗斯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全境同步阅兵”活动,俄境内横跨10余个时区的18个城市,统一在莫斯科时间10时开始阅兵式。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一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活动,美国、英国、法国、波兰等北约国家的军队也应邀亮相红场受阅。阅兵结束时,由1200人组成的多国混合乐团奏响《欢乐颂》和独联体国家“没有边界的国歌”(胜利日),成为这次阅兵式上的经典一幕。

多年来,胜利日阅兵的规格都根据年份而定。“逢五”“逢十”的“大年”阅兵,俄通常会邀请各大国政要首脑,且参阅装备和军队规模一般会是“小年”的两倍。

但是,这样的惯例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之中无法保持一成不变。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遭遇西方围堵,遂在这个原本属于

“小年”的胜利日举行了冷战后规模空前的阅兵。刚加入俄联邦的塞瓦斯托波尔与俄各大城市一同举行阅兵式,驻守克里米亚半岛的一线部队与其他装备方阵一并踏足红场,69架战机气势磅礴地飞越红场上空,以示“会像先辈那样鼓起斗志、绝不向外部压力低头”。

近年来,美西方愈发刻意淡化苏联在消灭纳粹德国中的作用,波兰、乌克兰等国甚至质疑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这使得胜利日阅兵已不只是俄凝聚民族精神的平台,也成为其重新划分“朋友圈”的试金石,乃至捍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角力场。

2015年,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首脑悉数缺席了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当年的胜利日阅兵规模较2014年更大,仅在红场受阅的官兵就达1.5万多人,包括“亚尔斯”洲际导弹、T-14“阿玛塔”坦克、“台风”装甲车在内的一众新锐装备也在红场首次亮相,俄空军总司令那达列夫上将更是亲自驾驶图-160战略轰炸机打头阵飞过红场。

此后几年,俄罗斯胜利日阅兵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其中一大亮点是,众多曾在叙利亚作战的将士和装备纷纷亮相,在展示俄罗斯军事改革新成就的同时,也传承着俄罗斯民族的光荣、自豪与梦想。



2019年5月9日,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盛大阅兵式。图为T-72B3坦克通过红场,接受检阅。

新华社发

美推动“全域战”应对“大国竞争”

李孟远 郑大壮

军眼聚焦

美国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分析了美国空军正在研发的“先进作战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美国空军承担着“全域战”指挥与控制项目的试点任务,“先进作战管理系统”旨在将陆、海、空、天、网等领域的传感器与各军种作战人员连接,以提供“全领域”威胁的实时作战情况,实施全域指挥控制。

今年2月,美军参联会副主席约翰·海顿公开表示“全域战”将是美军未来的主要作战样式。4月6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国防能力: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报告,对“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概念相关的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

这些动作表明,美军围绕“全域战”的试验与研讨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

缘起:“跨域协同”思想的持续发展

根据海顿的说法,“全域战”的概念意味着,未来美军的联合部队将深度融合各类作战能力,使其能够在陆、海、空、天、网等“全领域”展开新型协同行动,以此与“大国竞争”对手进行各种烈度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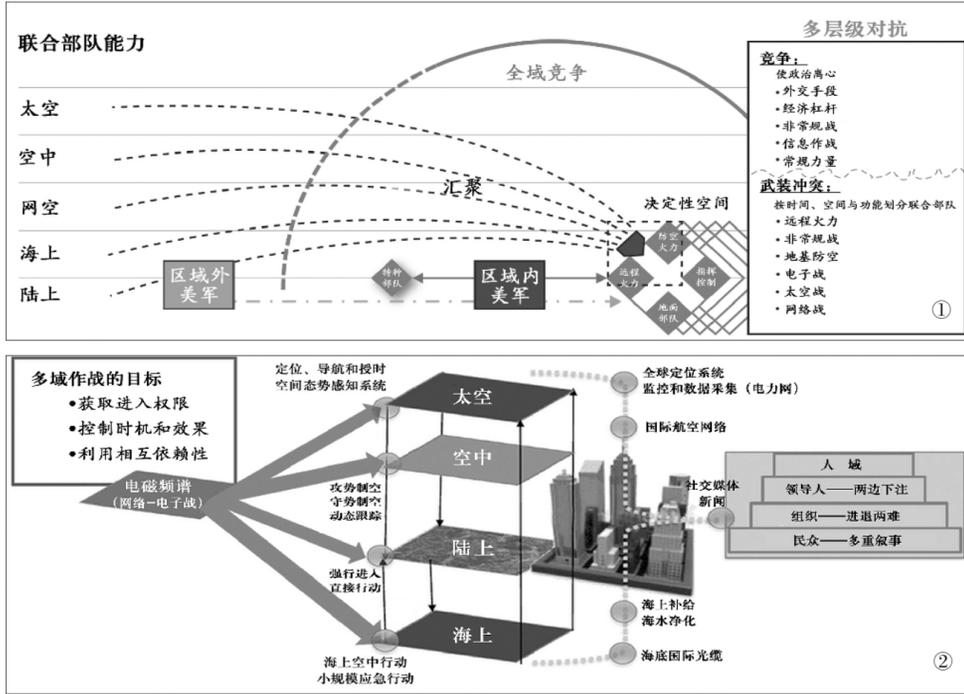
其实,美军在数年前就认为,随着军事技术的持续扩散,各作战领域将逐步融合,未来战场环境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实力相当”的对手,将凭借强大的态势感知和精确打击能力,在传统作战空间及网络、太空和电磁频谱等美军依赖的关键领域,同时向美国发难,以非对称方式来限制联合部队的行动自由,削弱其海空优势。

为此,美军在2012年出台的《联合作战概念1.0》中首次提出了“跨域协同”思想,强调要通过协调不同领域间的行动,实现能力互补和效果互用,在更深层面增强各作战力量的整体合力。

其后,这一思想得到持续发展和推广。在美国陆军协会2016年举行的年会上,时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陆军训练与条司令部司令帕金斯等高级官员推“多域战”作战概念,美陆军也相继推出了《多域战:21世纪的合成兵种》《多域战:21世纪合成兵种的演变2015-2040》和《美国陆军多域战2028》等权威出版物。

根据相关的文件,“多域战”要求打破领域和军种的界限,力量要素深度融合并具有灵活性、弹性和敏捷性,其能力从传统领域拓展到网络空间、电磁频谱等其他作战领域,通过协同行动赢得优势窗口、控制关键节点,从而夺取、保持和利用主动权,最终在物理上和认知上战胜敌人。

“多域战”概念提出后,得到了美国国防部、参联会和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度认可与支持。目前,这一概念已经写入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和陆军“野战手册”,美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也陆续将之纳入作战条令或应用于演习中。



2019年下半年,在“多域战”的基础上,“全域战”的作战概念得以萌发,目前概念文件仍在拟制推定中,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由美军联合参谋部提交美国国防部。从作战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全域战”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对“跨域协同”思想和“多域战”等作战理论的继承、延续和升级。而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全域战”和“多域战”一样,都是美军为了适应美国国防战略重心从反恐到“大国竞争”的转移提出的作战概念。

实现了不同军种主战装备的有机整合。按照计划,美国空军将每4个月对该系统进行一次测试。同时,一种旨在容纳所有传感器的“云共享”数据库也投入测试。今年3月,“联合全域作战”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两个术语也首次被写入空军条令。

组建试验部队。2017年8月,美国陆军选择以第17野战炮旅为基础组建了一支规模1500多人的多域试验部队,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航天、网络、电磁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该部队在2018年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中首次亮相且表现抢眼。2019年,美国陆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布朗称赞其在“至少10场演习或兵棋推演”中扭转了战局,可以在未来抵消敌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国陆军还于2019年组建了一个代号为“J2CEWS”的新型作战营,将远程打击、空间作战、网络攻击和电子干扰等力量元素统一整合,使之有望击破复杂的分层防御系统。这两支部队也将在“全域战”的试验中继续承担重要角色。

虽然“全域战”作战概念正在得到发展和验证,但距离真正的实践转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技术瓶颈有待突破。未来作战中,某一领域的优势很可能是局部和暂时的,而且对相关支撑技术会提出很高要求。在“全域战”概念中,保证不同军种的能力在时空上集成是一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重大课题,单是整合各作战中心就殊为不易,而更深层次上的,通过网络空间的指挥控制系统来协调跨机构行动更是难上加难。另外,在冲突或拒止环境下,各种作战数据增长迅速,且混有大量的冗余和虚假信息,对带宽容

量到真伪识别等都存在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其他关键技术挑战还有态势共享、精准授时、网络和电磁对抗等方面。法规制度尚需完善。“全域战”的实现既需要技术的突破,也需要配套的组织结构、条令制度和决策流程。“全域战”要构建可塑性强的部队,必须有灵活匹配的指挥控制程序与之相适应,在指挥权限和指挥关系等方面取得重大变革,但目前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架构仍然主要适应于以军种为主的作战方式。此外,在装备采购方面,美军各个军种通常也是各自为战,这也是构建“全域战”作战力量需要克服的重要障碍。

思想认识存在局限。“全域战”代表一种作战概念的大融合,需要所有人员进一步强化联合作战的思想,但仍有不少人对于这种联合至关重要的前提——无形的数据和通信,缺乏必要的重视。在美军中,各军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利益羁绊无法在短时期内化解,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优先考虑本军种部队的建设而非联合能力建设。从更宏观的维度看,充满冷战思维的“全域战”概念是否有不可调和的致命伤,在“大国竞争”中是否会导致全面战争或核大战?如果类似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全域战”这个被视为“开启未来的关键”,恐怕开启的只会是结局难料的“潘多拉魔盒”。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图①:2018年12月美国陆军公布的“多域战”概念中有关联合部队能力的示意图。

图②:美军研究报告中有关联合全域作战行动构想的示意图。其中,“人域”成为重点关注领域。

量到真伪识别等都存在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其他关键技术挑战还有态势共享、精准授时、网络和电磁对抗等方面。法规制度尚需完善。“全域战”的实现既需要技术的突破,也需要配套的组织结构、条令制度和决策流程。“全域战”要构建可塑性强的部队,必须有灵活匹配的指挥控制程序与之相适应,在指挥权限和指挥关系等方面取得重大变革,但目前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架构仍然主要适应于以军种为主的作战方式。此外,在装备采购方面,美军各个军种通常也是各自为战,这也是构建“全域战”作战力量需要克服的重要障碍。

思想认识存在局限。“全域战”代表一种作战概念的大融合,需要所有人员进一步强化联合作战的思想,但仍有不少人对于这种联合至关重要的前提——无形的数据和通信,缺乏必要的重视。在美军中,各军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利益羁绊无法在短时期内化解,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优先考虑本军种部队的建设而非联合能力建设。从更宏观的维度看,充满冷战思维的“全域战”概念是否有不可调和的致命伤,在“大国竞争”中是否会导致全面战争或核大战?如果类似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全域战”这个被视为“开启未来的关键”,恐怕开启的只会是结局难料的“潘多拉魔盒”。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图①:2018年12月美国陆军公布的“多域战”概念中有关联合部队能力的示意图。

图②:美军研究报告中有关联合全域作战行动构想的示意图。其中,“人域”成为重点关注领域。

量到真伪识别等都存在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其他关键技术挑战还有态势共享、精准授时、网络和电磁对抗等方面。法规制度尚需完善。“全域战”的实现既需要技术的突破,也需要配套的组织结构、条令制度和决策流程。“全域战”要构建可塑性强的部队,必须有灵活匹配的指挥控制程序与之相适应,在指挥权限和指挥关系等方面取得重大变革,但目前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架构仍然主要适应于以军种为主的作战方式。此外,在装备采购方面,美军各个军种通常也是各自为战,这也是构建“全域战”作战力量需要克服的重要障碍。

思想认识存在局限。“全域战”代表一种作战概念的大融合,需要所有人员进一步强化联合作战的思想,但仍有不少人对于这种联合至关重要的前提——无形的数据和通信,缺乏必要的重视。在美军中,各军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利益羁绊无法在短时期内化解,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优先考虑本军种部队的建设而非联合能力建设。从更宏观的维度看,充满冷战思维的“全域战”概念是否有不可调和的致命伤,在“大国竞争”中是否会导致全面战争或核大战?如果类似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全域战”这个被视为“开启未来的关键”,恐怕开启的只会是结局难料的“潘多拉魔盒”。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图①:2018年12月美国陆军公布的“多域战”概念中有关联合部队能力的示意图。

图②:美军研究报告中有关联合全域作战行动构想的示意图。其中,“人域”成为重点关注领域。

美军的“多域战”与“全域战”虽然有着前后继承的关系,但绝非“新瓶装旧酒”——

一字之差大不同

文子

本质不同的。

开发主体不同。“多域战”由美国陆军提出,前期具体开发工作由美军训练与条司令部负责,目前已正式颁布《多域战:21世纪合成兵种的演变2015-2040》等3份官方文件,后续概念的相关开发工作则由新成立的陆军未来司令部负责。相应的特遣实验部队,也是以第17野战炮旅、第41野战炮旅等陆军单位为主体。而“全域战”的开发则受到美国国防部高度重视,参联会和联合参谋部统筹相关研发论证工作,参与研讨和实验的部队已经拓展到各个军种,相关的开发工作将会更加全面、深入、细致。

概念层次各异。“多域战”属于战役级作战概念,除提出“多域战”这一全新的作战样式外,关注的重点在于陆军作为联合部队的一部分,如何在未来大国竞争的作战环境中,利用可靠前沿基地

和丰富的战场信息,以及自身的跨域感知、目标识别和打击能力,协同和融合联合作战力量,参与、支撑乃至控制其他作战。相比之下,“全域战”则可能上升至战略级别概念的高度,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引领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以及新近成立的太空军等六大军种的战训转型,通过“跨域协同”将现有的联合作战推向更低、更快和更细致的层次,以应对未来20至30年内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高强度、高技术“高端常规战争”。

概念性质有别。“多域战”是一项具有联合特质的军种作战概念,它继承并发展了美军“跨域协同”的最新作战思想,最先由陆军提出,目前正积极发展并全面引领陆军部队的作战和训练工作。“全域战”的研讨已上升到作战概念层面,未来的官方文件也将会以联合作战概念的形式由参联会颁发。

从“多域战”到“全域战”的发展,背后有着特定的逻辑和清晰的脉络。

先看看共同点。首先,二者对于作战领域的界定并无本质差别。在有关“多域战”的官方文件中,“域”是指“作战环境中某一组织与实施作战行动的活动领域”,通常包括陆、海、空、天、网等五个作战领域。负责“全域战”指挥与控制项目试点的美国空军,于今年3月5日发布了官方文件《空军条令注解1-20:美国空军在联合全域作战中的作用》,其中对于“联合全域作战”的界定是,“为获得优势并完成任务,联合部队在包括陆、海、空、天、网外加电磁频谱的‘全域’实施的经整体筹划并协同实施的作战行动”。实际上,“多域战”界定中的作战环境已经涉及“电磁频谱”这一因素,“全域战”的有关表述,只是更加强调了其在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中的重要性。

其次,二者同属于作战概念的范畴,在美军作战理论体系中均处于“构想”和“条令”之间的过渡地位。“多域战”与“全域战”都是根据联合和军种作战构想开发的关于未来战争和作战的前沿理论,主要围绕未来中长期安全挑战与威胁,针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与建设而提出的理性思考,目的是预测战争、设计战争,并为准备和应对战争提供咨

询建议和理论支撑。最后,“多域战”和“全域战”均是基于对现有美军联合作战样式的深刻反思。美军认为,过去30年以来,美军专注于全球反恐战争,早已习惯对于空域、海域、网域的绝对制权和行动自由,整个一代士兵、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思维模式,都束缚于这种“有限领域对抗、低强度、不对称”的特殊作战样式之中。“多域战”和“全域战”则以“实力对等大国”为假想敌,聚焦“如何破解敌日益强劲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维持联合部队的行动自由”这一核心问题,提出相应的军种和联合方案。